

惇
裕
堂
文
集

愽裕堂文集序

自聖門列政事文學之科後之史臣因分循吏儒林之傳一似出處殊途仕學不相資矣不知學道愛人合政事文學而一之也兩漢吏治必推本經術故蘊之爲學問措之爲行誼施之爲政化擴之爲勲業伊古名賢未有不合表裏而一以貫之者丹盟先生以江左名宿掇甲科而宰畿輔游擢名州所至政績爛然爲林文忠公所深契其分巡漳南而引疾也值文忠公奉

命督師赴粵道經霞漳相見悵然有吾鄉有好官而不留之語余廵漳在先後遠駐臺陽同官而未由相見望

重洋而溯洄者久之茲歲之夏銜

命忝任閩疆聞其避地先至乃得握手言歡快慰十餘年傾倒之忱見示詩文全集益知政事之卓由於文學之精而要皆本於德行之粹庶幾學道愛人合體用兩一以貫之者宦游筆記可爲治譜可作官箴詩文不爲空虛無實之言蓋仁義忠孝之心鬱於中而發於外能篤行故堂以帽裕名有真氣故齋以養浩名豈惟是詞章聲律足以追古人而式來學哉讀畢謹識數言於簡端時

同治紀元壬戌八月治年愚弟南通州徐宗幹拜序

信裕堂文集自序

余自成童遊庠譽者卽謂文有古意既冠舉鄉後會文揚州孝廉堂徵名益遠年甫北諸通家爲刊制藝間世咸言磅礴之氣純乎古文而其時所作屏障碑銘各體人亦稱之自謂未脫時文窠臼棄置不一存吾師汪文端公有言曰方望溪先生

本朝文章巨公也其時文乃時文中之古文其古文則古文中之時文余見有同鄉同年一生肆力韓歐自謂古文能手及後嗣以其遺集屬選罕可采者又見學得師承名重當世嘗讀其所撰碑記及零星諸作亦甚可

觀及全集刊出非不斐然成章而求一巨製鴻篇與世
道人心大有關係者殊少由其胸襟未廣識見未超故
其文亦囿於近而遺於遠蓋古文若斯之難也余自閩
南引疾家居兒姪輩以余制藝詩賦刊有全集宦游紀
畧亦已編成復求散佚古文分類編爲四卷亂離轉徙
抱以俱趨至闕又以近作入之謬言余之文不似韓蘇
而似賈董余則深斥其非然暇日披閱倣帝亦復自珍
似覺有不可棄者竊思文以明道何必體襲韓蘇文以
經世亦何必述踐賈董只須自成一家而已余之文敢
言知道又敢言濟世哉惟是自教學以至筮仕以迄歸

田處事必折乎中立言必求其是處治必思防亂處亂
必思返治長沙之哭未已杜陵之憤日深居一邦欲有
益於是邦不以隔膜視之交一友欲有益於其友必以
忠言告之此則一點血性一片熱腸造次不忘顛沛不
改可以質天地鬼神亦可以告天下後世者耳然其中
不無忌諱亦或不免瑕疵知我罪我且以俟之

咸豐十有一年秋中貴池桂超萬自序於榕城寓舍

懷裕堂文集目錄

卷之一

論五篇

子路無宿諾論

賈生痛哭論

難罔以非其道論

議三篇

平夷議

平寇在實行民團議

疏三篇

備夷議

四海之內皆兄弟論
蘇軾王安石論

勤恤民隱疏

請申禁鴉煙疏

請復天津水師疏

擬

諭八篇

鑑仕後告論甚多載入宦游紀畧

諭鄉民無惑邪教文

代

諭中州諸生

代

諭中州各州縣修理名墓

代

諭中州節孝詳建總坊

代

代向忠武經畧諭一道

代張小浦京堂諭一道

代何根雲官保諭一道

又小諭一道

檄一篇

十閏義民約舉鄉團檄文

代

辨二篇

貴池志夏道道辨

武康志羅尚忠辨

卷之二

序十篇

必香樓制藝序

琳雪亭詩序

青山詩萃序

汪霽亭詩集序

存存山館詩序

池春堂賦序

宿遷王氏譜序

南園萬氏譜序

槐鄉遺集序

斯未信齋文編序

書十一篇

復漆也山明府書

上蔡雲橋太守書

上陶雲汀中丞書

上林少穆制軍書

再上林制軍書

三上林制軍書

復姚理堂孝廉書

復陳登之司馬書

復包慎伯明府書

復黃少霞同年書

答章賦三明經書

卷之三

碑文九篇

曹忠節公碑

大洪嶺石道碑

神門岳忠武王廟碑

石埭察院文昌閣仙墳宮碑

樂城龍岡書院碑

貴池節孝祠碑

丹徒王貞婦碑

樂城昇平橋碑

蘇州文信國祠碑

記一篇

梅村山水記

頌一篇

聖主耕籍頌

狀一篇

請旌明末殉節諸臣狀

重刊三編

重修金陵黃公祠啟

英山儒學課士啟

勒助陳郡伯薪米啟

說一篇

陳虛航三我國說

卷之四

壽序五篇

張伯衡同年五十壽序

王蓮府大司馬七十壽序

訥近堂宮保七十壽序

張母胡太宜人七十壽序

高母王太淑人七十壽序

行述一篇

顯妣梅太夫人行述

祭文十篇

代龔太守禱雨文

楊州館內告室神文

告武廟文

告福建都城隍文

祭林文忠公文

祭林文忠公墓文

祭內子文

祭族叔景芳文

祭九弟子穀文

與三兒連琯文

箴一篇

家箴

傳二篇

沈槐卿觀察傳

林文忠公傳

愷裕堂文集卷一

貴池桂超萬丹盟

子路無宿諾論

講章謂夫子稱子路片言折獄想象之詞本非實事門人記無宿諾以見取信有素竊謂此說非也聖人有試而後譽豈有憑空稱人片言折獄之事以無宿諾爲急於踐言更與折獄何涉愚按夫子稱之門人記之皆實事也皆夫子爲司寇時實事也周禮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其屬有士師等職所以任使分勞也夫子爲魯司寇尚有父子訟者則訟獄之煩可知勢不能一

一親聽必使所屬分任之爲政在先有司大體固然時
子路備員僚佐出甲墮都皆使之往豈庶獄宜慎而不
命之折耶夫子循循命之子路唯唯諾之退而集兩造
以聽之孰一中以折之不煩鞭朴不聞疾聲人盡輸誠
案無疑竇無情者愧負寃者伸須臾而獄成矣於是錄
獄詞具獄牘朝受命而夕報命易所謂不留獄也始謂
偶然繙乃常然魯人遂噴噴傳子路無宿諾云每獄上
夫子受其成而閱之曰稱物如衡之平決物如刃之利
誠片言可以折獄者而門人因記其事如此然夫子恐
其聞言自足也故進之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

乎此如縕袍不耻夫子見而美之爲誦不忮不求之詩既云何用不臧又言何足以臧無非從升堂引之入室善教之苦心也

四海之內皆兄弟論

兄弟天合非人合也杕杜之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葛藟之詩曰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可見他人非兄弟比矣而子夏釋司馬牛之憂以爲四海之內皆兄弟何哉蓋嘗反覆深思而知子夏之意勸其出奔也方桓魋恃寵於宋時取馬於地叛志已萌易薄以鞍叛形已露爲司馬牛者學聖人之道篤親親之仁豈不申法戒陳

利害垂涕泣而道之其頑石不可轉狂悖之性然也若欲大義滅親則事權不屬卽向巢位在左司不能行周公管蔡之誅直至君告亂作拜不能起牛其如此橫暴之兄何哉然則化之不可誅之不能舍潔身去亂之計更有何術以處此且魋入曹以叛之後牛卒出犇他國矣始而適齊繼而適吳終則適魯卒於郭門塋諸邱輿子夏逆知其必至於犇也與其出犇於旣叛之餘倉黃而失措何如出犇於未叛之日明哲以保身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出門交有功此之謂也以此爲謀不亦忠乎當牛之去宋也曾致邑與珪焉前此不

背他適或係戀於富貴而然子夏告以富貴在天正此
意也卒之吳雖見惡齊尚與邑天未絕之富貴自在也
而適魯之後趙簡子來召於晉陳成子來召於齊翹翹
車乘朋至斯乎四海皆兄弟之言亦驗矣惜乎牛不早
悟馬無十乘而不能乘之致親見叛逆之禍及於宗族
悲夫

賈生痛哭論

蘇子論賈生得君如漢文以不用死由不能自用其才
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其意惜王佐之才不用
因惜其痛哭爲過激耳嗚呼亦思賈生所痛哭者何事

哉賈生陳策名爲治安治以防亂安以防危也文帝時人謂已治而誼謂易亂人謂已安而誼謂可危其危亂之萌於邊境者流涕焉而已其危亂之兆於制度者太息焉而已若夫封建大藩布滿天下尾大不掉蔓滋難圖非特伏將危將亂之機直已成必危必亂之勢且危者難安亂者難治失今不治疾不可爲誼之爲宗廟痛哭爲社稷痛哭誰曰不宜嗚呼自衆建諸侯之計不行至景帝三年七國變興膏血塗地痛哭於原野間者億萬人矣方億萬人痛哭之時近者見其狀遠者聞其聲而不相爲痛哭者豈復有人心哉賈生於二十年前預

知諸王旣壯漢相病罷之後億萬人必環而痛哭焉料事之明洞若燭照直已如見其狀如聞其聲矣而謂能已於痛哭乎其冀君之一悟法之一更是欲以一已之痛哭代億萬人之痛哭而乞命也是欲以一言之痛哭免億萬人之痛哭而更生也蘇子以其痛哭爲非可乎吳公薦誼在文帝元年卽用爲大中大夫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帝謙讓未遑二年上積貯疏四年出爲長沙王太傅旋召還獨對宣室五年諫除盜鑄疏六年出爲梁王太傅始上治安策於朝蘇子謂痛哭於立談之間亦誤至蘇子上神宗書謂賈生請爲屬國以

係單于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三表五餌人病其
疎兵凶器也而易言之亟用其說殆將不安此則老成
之見可以懲後之好言兵而啟邊釁者

蘇軾王安石合論

吾少讀朱子文至答汪尚書篇謂蘇氏語道學則迷大
本論事實則尙權謀術浮華貴通達賤名檢其害天理
亂人心妨道術敗風俗不在王氏下竊謂斯言過矣予
贍之見擴於朝正以攻王氏新法故非所謂賢奸不並
立者乎以伊川爲講官時諫方長不折諸事議論相與
抵牾燭洛分黨謗訕遂興然則君子亦有黨乎及觀蘇

氏全書行文可貴立論有偏甚且以湯武爲纂弑不顧公義妄肆譏談其謂荀彧爲聖人之徒與王氏稱揚雄馮道善避難以存身合乎無可無不可之義豈有異耶朱子排而斥之衛道之嚴義固有當然因文章以求政事則是非異同有不得而混者王氏上仁宗書長篇累牘皆託空言變法之意機緘已露而蘇氏上神宗書所云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皆可見之施行王氏議獄婦人因貌刃夫少年因鴉殺友皆減其死議邊則欲取先與令遼人不煩一兵坐得地七百里莫不謬妄絕倫而蘇氏所議兵策井井有條其治潁州殺捕之盜定州告

長之卒嚴而得中處置胥當王氏柄政後誤國殃民無論已卽初知鄧縣所稱貸息便民疑亦受害未深得此虛譽而蘇氏廬徐城以禦水患浚漸河以築湖隄興利除害德澤在人其去王氏豈可以道里計哉夫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中庸不可能也以中庸繩之蘇氏誠難與周程比倫以均天下國家論之蘇氏應可與管晏爭烈如謂得行其志與不近人情不恤人言者同亂天下吾不信也

難罔以非其道論

癸巳朝考

嘗聞王者冕旒以蔽明而明無不照韁纊以蔽聰而聰

無不聞非有術數識緯之學也衷之於道而已矣道率乎性而可以察物情道守其常而可以觀物變明是非別誠僞其必由此歟則孟子難罔以非其道之說可申論之蓋自世風去古日遠機械日張而罔生焉罔之心儼而又險罔之途防不勝防而以小人罔小人猶少以小人罔君子常多彼謂君子忠厚居心可以術愚之慈祥成性可以情誘之好周人急可以大險大難求援樂道人長可以小忠小信動聽此疑其既可欺即可罔耳然而投之輒敗試之立窮者何哉且夫君子之難罔非好察也非常猜也上好察則以刻爲明而近習之人必

有竊事權以壅蔽者矣上多猜則因疑生忌而臆度之
際必有誤正直爲奸邪者矣日察其罔卽爲召罔之階
日猜其罔必無弭罔之理至罔者日在其側而方信時
不知既敗時亦不知豈不惑哉無他無道以主之也然
則君子亦積誠而已矣誠至則明生亦格物而已矣物
格則知至誠者道之主宰也得其主宰則不惑物者道
之散殊也得其散殊則不遺任賢勿貳非以已意信之
信之於其道也去邪勿疑非以已意絕之絕之於非其
道也至化罔之法宜何如刑以防奸治其末也禮以防
僞治其本也胥天下而教之以禮本不欺之學敷爲實

庶詐固潛消而皇古之風可復歟

平夷議 辛丑冬作

竊維嘆夷以千里蕞爾國遠販毒烟誘害內地迨陰謀不遂輒敢躁躡我粵閩侵擾我浙越傷夷我將卒橫擄我子女以此煩

聖主憂亦通國士大夫之恥也或以夷勢猖獗漢奸叢集取勝爲難顧思艱圖易要在人爲制勝出奇何遂無術當此敷天共憤薄海同仇使士獻一策人出一謀千慮之中詎無一得請爲借箸籌之得八事焉一曰以鬼攻鬼二曰以賊攻賊三曰以民兵攻賊兵四曰以小舟破大舟五曰以土器制火器六曰以異術破異類七曰

以詆攻詆八日以夷攻夷何謂以鬼攻鬼嘆鬼敵於肆行者恃其船堅炮利來往大洋以爲我無如何也聞粵閩一帶有潛行水底之人俗名水鬼入海可三五里裹糧以往時出時沒可三五日澎湖最多山東登萊間或有之遼瀋撈珠之夫亦能如此若各省募此輩數千厚其廩餉重其責成使懷火器潛入賊營舉而焚之較之陸軍奚啻百萬然非訓練精良恐彼亦募此類禦之未能必勝且夷船甚高苟非神力何能跳躍而上當擇神勇無敵如河南都司劉天寶輩督之訓練俾技藝精熟如岳家軍一躍可越數丈一夫可當千人然後懷火器

以潛行或俟黎明或乘大霧出其不意跳入賊船以五十人焚一船賊可殲盡何謂以賊攻賊嘆逆長於水戰而短於陸戰恃有漢奸勢乃益張漢奸所以從賊者賊以利誘之也漢奸皆市井無賴之徒惟利是視既可以利誘之往亦可以利誘之來當一面傳諭漢奸曉以利害許以官爵一面陰遣辨士詣降相機行說或說頭目或說脅從如果解體投誠以焚舟殺賊爲信來則授之重職以餌餘黨得此攻賊徑路熟而消息通賊與漢奸必兩相疑漢奸日少賊勢日孤可盡滅矣又聞嘆夷甚畏洋盜入夷船竊物至一船先滅其燈夷人一步不敢

動聽其竊取而去既不能潛竊必能潛燒若使招降海盜
許賊平授以美官當亦樂於爲用其洋盜不至之省亦
可招集水賊暗持一炬然之總之水戰不離乎火攻者
近是何謂以民兵破賊兵前奉

上諭團練鄉勇又准奇才異能之士投効軍營誠謂衆志
可以成城賢才堪爲保障而奇才異能未聞盡出者無以
風之故也竊聞廣州數百村莊聚有義勇曾殺夷匪多名
并生擒渠魁義律時知府余保純意在息事勸令釋放天下
惜之伏思此義勇中首事數人未持尺寸之柄能使數百村
民聽從號令執訛獲魄賊避其鋒可不謂奇才異能歟未叨

升斗之俸奮身効力可不謂忠義之士歟若使膺不次
之擢畀以要職握有兵權將使粵東全省民皆爲兵定
能制逆夷之命况閩越江南山東諸省詎無豪傑必有
聞風響應者夷匪不足平也否則失此機宜萬一夷匪
報怨數百村遭其屠戮則大可危矣何謂以小舟破大
舟嘗見武林郁永河海上紀畧一書載紅毛屢侵交趾
創爲小舟名曰軋船長僅三丈出水面一尺兩頭尖銳
彷彿端陽競渡龍舟以二十四人操櫓飛行水面退則
反棹變首爲尾進退如意儼然游龍首尾各架巨駁攻
破船底卽沉雖有技巧無所施於是大敗至今紅毛過

廣南見軋船出卽胆落而去今誠仿交趾軋船之製使
水勇乘之載大砲以攻賊船置沙囊以禦賊砲入水者
斬錨鑿船在舟者竄薪發火是亦制勝之道何謂以土
器制火器曩聞制砲之法或用牛皮或用魚網皆嘗試
之殊難抵禦惟土厚三四尺砲不能入此則親驗有據
者我兵立營之處前築土埂或盛以布囊或盛以竹箕
砲俱無能爲害矣又聞夷砲每上騰天半墮地裂開以
致兵勇驚潰則莫若立營於夷船十里之外夷不能負
砲而來則彼之技窮而我之志可得何謂以異術破異

類方今

皇上旁求奇才異能其有深於韜畧精於奇門工於劍術者宜兼收並蓄以供指臂之用少小見同邑已故周生有異術水行則舟可自止風逆亦得順行陸居則門常不關賊入不能出戶揚州人多奇其術夫異術何常之有邪用之則爲妖妄正用之則爲神奇誠使用其異術以阻夷船以遏夷砲衛城社而安人民功孰大焉天下之大豈無異人但無明文示以寬典恐招之亦疑畏不至耳何謂以詐攻詐啖夷詭詐甚矣若但以砲攻砲以船攻船明與之戰恐未能勝莫若擇海濱高曠之地暗埋地雷旁置伏兵或多陳妓女故作避兵之狀施朱

傳粉以誘之或多放牛羊爲求芻牧之地飲池降阿以
函之令彼率衆登岸必經斯地乃能捨奪至則地雷齊
發伏兵齊起斷其歸路戮殺靡遺斯亦用奇之一法也
何謂以夷攻夷啖夷窮兵競武羣夷含怒久矣現來粵
東諸國如米利堅佛郎西兩大邦勢與啖敵其他小國
多嘆附庸實非心服并有宿怨且彼重譯而來皆以交
易爲重若告以停市之非計誘以開市之取贏約與共
圖啖夷所獲貨財盡數分給人情趨利必將樂從使成
連伐之謀共奮摧枯之勢雖不必掃穴犁庭將使片帆
無反者以後如欲通商非屈膝稱臣不可此八事者行

之存乎其人能行又視乎權與力將如頗牧方是長城似難拘貴戚之列才若葛龐焉肯自薦似宜開徵辟之科衆所望者不可棄衆所嫉者不可任此則關乎人心之向背係乎天下之安危者也小臣無狀未習韜鈴切齒滅夷惜少能飛之劍傾心緣難恨無可毀之家且狂夫直言固知忌諱書生弱質未厯戎行惟區區忠愛之忱不能自己倘當路不遺芻蕘採而用之幸甚

備夷議

國家惜民命不惜金錢以撫喚夷有成局矣夷性貪狡論者皆知宜防海上大口設鎮小口設營防綦密矣然

寇至仍須增兵兵增必須增餉經費有常夷船無定將
何以應之蓋備敵者必視敵之所畏而備之而後敵氣
可奪此不易之理也聞南人之謠曰百姓畏兵兵畏夷
夷畏百姓是必團練百姓以禦夷矣夷不攻廣州泉州
之城畏百姓也畏粵閩之百姓而不畏江浙之百姓敢
於深入者以粵閩向有械鬥之風而江浙文勝之地民
不習武故也聚素不習武之民而練之應募者皆市井
無賴之徒教之有勇已難教之知方更難且有事集之
無事散之惡在其可用也夫欲禦去來無定之夷非家
自爲守人自爲戰不可而無能守之具烏乎守無能戰

之具烏乎戰勢不能每人而教之然亦不必每人而教之在有以風示之而已矣竊維三代選士之法必觀射於澤宮其時威天下之器莫利於弓矢故無人不教之射士不能射則辭以疾國無養兵之費而人士皆兵獵狁雖強不能爲害由此道也自後世重文輕武庠序雖立武學鄉黨不以爲榮而中國積弱久矣今滿洲應鄉會試者先試騎射猶得先王遺意若使直隸各省應童子文試者亦先試武藝無論鳥槍弓箭刀矛須各執一技之長上之所向下之所趨也士之所爲民之所效也童而習之其技精家能肄之其勢盛勢盛則胆壯冠至

不驚而避矣技精則智生寇來可伏而殲矣不煩征調
不煩召募但須地方官激勸之聯屬之而已夷縱船堅
砲利不能進陸地一步有不望風而氣奪者耶如謂漢
民過強恐致生亂則殊不然

國家深仁厚澤經二百年踐土食毛咸思感恩奮况敦詩
說禮之傳素知恩義者乎縱懷袖不無盜薑泮林亦有
鴟鴞而四面皆義勇之士召而討之易易也竊謂中國
自強之道無以逾此又自來科場試策原欲其達時務
以宏遠謨今例載妄談時事者貼出宜庸庸之輩務爲
虛車之學苟取功名而豪傑之士不可多得矣則何弗

除此例禁使多士講明韜暑經濟以圖實用哉

平寇在實行民團議

自粵匪竄入江南陷金陵據皖省八年於茲矣我軍非無宿將老謀而師老財匱不能掃蕩惡氛猖獗更甚則以不行民團故也非不行民團徒事虛文而行之不實猶不行也其行之不實奈何一由招募無多當此民財匱竭之時捐貲養勇能養幾何幸賊不來久卽撤去一由訓練無方所募多屬無賴之徒技藝未嫻戰陣未習臨敵畏葸望風先逃賊之裏脅日衆民之荼毒靡遺職此故也此非實行民團何以救之其實行民團之法鑄

謂各州縣無論城鄉皆使按戶出丁在本里設公所圍練公推賢能董事任之擇精鳥槍刀杆各技者訓之又令營兵教以陣法鳥槍先用手托後須打韁早晚學習閑暇學習不妨本業不給廩餉地方官月閱一兩次見技藝稍進者酌賞之以示鼓勵每十人立一頭目每百人立一隊長其器械旗幟號衣火藥賞犒僱教師諸費則勸富戶捐貲使董事收藏支用年終開明捐數銷數張貼本里以示無私如此則家自爲守人自爲戰人衆則勢大技高則膽壯所謂以兵衛民則不足使民自衛則有餘也賊至不能裹脅一人不能擄掠一家勢將日

蹙日窮亡可翹足而待然有事仍須官軍救之以民團
之火器不如官軍也官軍得民團而勢張民團得官軍
而威壯兵民相助不使相侵相仇而大局有不固於磐
石哉或謂凡民難與圖始其如不樂從何則在賢地方
官愷切出示以勸之傳紳董激勵以面命之誰無身家
肯聽賊淪喪乎誰無廬舍肯聽賊焚燬乎富者擁有貲
財肯聽賊攘奪乎貧家亦有妻子肯聽賊淫掠乎多方
開導入人肺腸未有不下令如流水者時值餉納而欲
兵強似舍此更無他法要在未雨綢繆汲汲圖之若寇
至則事無及矣此法起嘗行之畿輔海口僧王查勘謬

稱第一又嘗行之一鄉苦於手無斧柯不從者不能齊之以法然守隘兩年屢戰屢勝向使鄰非葛伯歎有賀蘭又安能破我藩籬也哉

勤恤民隱疏 癸巳朝考

臣聞好生者天地之心贊化者國家之事堯曰一民飢我飢之一民寒我寒之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自來草野多一民卽君相多一責故夫天有顯道民有隱情恤則不倍勤則不匱在昔周穆王欲征犬戎祭公謀父告以勤恤民隱有必然也然則勤恤之道宜如何一在擇長民者以撫之一在去害民者以安之一在訓民崇儉黜奢俾日食日用而不竭一在訓民任恤嫺睦俾相愛相養於不窮天下之命懸於守令以其爲親民之官也全省之命制乎封疆以其居連帥之任也守令失

其職則民情塞而不通封疆非其人則更治廢而不舉
故必擇長民者民乃得撫官府有胥徒皆能愚弄其民
鄉里有強暴悉欲迫脅其民胥徒不懲治則民畏之如
虎狼強暴不誅鋤則民委之爲魚肉故必去害民者民乃
得安今天下地無閒曠戶務農桑然百人爲之而一人
耗之不難其可給乎三時積之而一日靡之不惜其可
羈乎必使宴會簠簋有數上下章服有常而日食日用
者不竭矣廢疾老孤人類不一有以濟之則不凋木飢
水毀天時難知有以備之則不害故飢寒者天下之大
患也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教之睦族以敦本勤之立

倉以備荒獎之以義動之以仁有三十年之通有十二政之舉而相愛相養者不窮矣我

皇上旰食宵衣軫念民瘼粲乎隱隱各得其所良法美意垂於無窮億兆之福也臣謹疏

請申禁鴉煙疏 辛丑春代京友擬來

爲請申禁鴉煙以肅

國體以防後患仰祈

聖鑒事 臣伏見鴉烟流毒已久中國漏卮

皇上嚴旨禁絕新例下頒特派大臣駐粵堵塞來源此除惡務盡之義也又見啖夷兵船至津懇求通商

皇上以其詞尙恭順特派大臣馳粵查辦此懷遠以德之仁也欽差至粵以後該夷果無悖逆應許通商然亦許通貨物耳斷不能并鴉片烟而通之乃頃見前侍郎貴慶請改新例弛禁鴉烟臣愚不知其何說也夫爲國有大體在令行禁止而已出令謂之渙汙汗不可反令可反乎以堂堂中國之大

聖明在上而令不行禁不止竟自出而自反之豈不貽笑外夷耶該夷嚴禁於彼國而貽毒於中國其意陰險已極刻下所以不敢十分肆志者亦以此烟尙未遍染海疆連獲勝戰稱有忌憚耳若此禁一弛墮彼術中兵

弱財匱後患何極思之寒心臣愚以爲不許通商則已
若許通商烟禁止可加嚴販烟者梟示開烟館者死罪
不必窮搜夷船夾帶自絕吸食自止

國家無刑戮之煩渙內享仁壽之福而該夷知我國令
下如山不可搖動亦消其覬覦之心矣夫大臣一言之
匡扶即可生億萬姓無窮之命一言之狂悖卽足貽數
十世無窮之患古來往往如此願

皇上熟思而審處之毋惑於邪說毋敗於垂成則除患
之義其卽好生之仁乎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施行

請復天津水師疏

辛丑春代擬

爲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臣伏見噶夷船至天津懇求通商

皇上以其詞尙恭順特派大臣至粵查辦以期解甲安
疆如天之仁薄海共見惟是和戎戢兵與民休息者懷
柔之德也而警戒無虞有備無患者亦深遠之謀也竊
天津畿輔重地審邇

京室我

仁宗睿皇帝因噶夷徑由津門通貢使臣不共設立水
師營於此慮至遠也水營教師調自閩粵造船建署所

費不訾數年之間始得就緒乃督臣琦善以爲虛靡廩餉遽請撤裁經

皇上屢次嚴詰復堅護原奏不肯復設試思平成之世各營養兵何一非靡餉者奚獨於京畿咽喉而惜之卽云津口有門限砂可保無患然人家雖有銅牆鐵壁守門無人盜賊何難直入耶萬一喚夷固求喚門不歸定海勢不能讓

祖宗尺寸之地爲通商息事之謀是夷船雖去安得不防其再來且彼卽不來我宜有備思患預防古之訓也臣愚以爲天津奉天俱宜復設水營乘此閒暇急募水

勇有可以潛行入海者選精於技勇之人教之凡放礮
禦礮之法鑿舵研錨之方火彈火箭之用皆講明而切
究之平時常如寇至寇至則無患矣臣見武林郁永河
海上紀畧一書云紅毛常侵交趾交趾人創爲小舟名
曰軋船長僅三丈出水面一尺兩頭尖銳彷彿競渡龍
舟以二十四人操械飛行水面退則反棹變尾爲首進
退如意儼然游龍首尾架紅衣巨砲攻其船底卽沉雖
有巧技無所施於是大敗至今紅毛過廣南見軋船出
卽膽落而去今若復津口戰船或仿軋船之製費輕而
用便水勇乘之當可制勝又聞天津以鹽包裹四礮臺

并無兵守砲皆遠年不可用當鑄新砲而於砲臺後設
卡以駐兵此不當惜費而居安忘危亦不當遲緩而臨
渴掘井者也至海口之多袤延七省亦宜一律戒備不
可疎虞或募漁人或使居民自爲團練其餉軍之費或
籌款或勸捐其經理之謀或屯田或生息請飭各督撫
因地制宜奏定章程總期不苟安於目前不難行於日
後使民不擾使賊知懼乃爲長策耳臣愚昧之見是否
有當仰冀

皇上裁奪施行

論鄉民無惑邪教文

道光壬辰代中州周學使

養猛虎者以爲無傷故養之也知其傷焉必遠之矣飲
毒藥者不知其毒故飲之也知其毒焉必棄之矣嗚呼
豈知邪教之害人有不異於猛虎毒藥者耶今一一爲
衙鄉人告之爾鄉人知有孔聖人之教乎聖人教人讀
書教人耕田其教不外乎五倫從其教者興違其教者
滅聖人之靈赫赫也聞八卦教之言曰眞空家鄉無生
父母禽獸不知有父尙知有母惟鴟鴞則食其母無生
父母是禽獸中之鴟鴞也無父母之倫矣謀反叛逆無
君臣之倫矣男女混雜無夫婦之倫矣以入教先後爲

序不論年紀尚有長幼之倫乎誘朋友作滅族之事尙
有朋友之倫乎五倫俱亡身家隨滅至於滅亡而後悔
遲矣近有白陽教自爲異說種種荒唐南斗北斗是天
上星宿定位豈可混造八卦九宮十二時是上古通天
徹地聖人所定豈能增添乃教匪改爲十二卦十三宮
十八時又倡中斗東斗西斗之名隨意妄爲欺天欺聖
罪莫大焉尙可信乎教匪惑人每謂誦習佛經可以消
劫獲福不知佛法雖異儒教亦護國法邪教旣犯國法
豈明佛法國法所誅佛豈佑之今入教者王法中唐八
等皆問重罪求消劫而劫立至求獲福而福安在耶又

有紅鬚教順刀會昇平世界敢於白日持刀聚衆搶奪
日無法紀天理難容皆自取滅亡之道耳若自恃其衆
孰如林清李正修之衆自逞其強孰如張格爾王三槐
之強今皆骨化爲灰肉鈿爲粉爾所知也爾亦思四方
無事百姓得以安居樂業皆是

皇上天恩我

朝二百年來錢糧輕刑法減遇有荒年散賑蠲免深仁
厚澤爾祖被之爾父被之爾身又被之爾不思報忍背
之乎愚民始從邪教原無反謀之意不過畏其勢盛姑
從之以爲保身家之計孰知一入其教卽爲化外化外

之人卽爲反叛欲保身家而身家破敗卽在此矣豈非大愚也哉且爾不見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五夜之雷乎是時露白霜降是夜月明星明忽然而雷忽然而雨賊膽因此而喪賊火因此而消則我

國家百神護衛無能爲害有可憑矣邪教得罪於天爲天所擊有明驗矣爾從邪教不畏天雷之擊乎爾看安分之人何等在其後人亦且興隆爾看斂錢之人幾個起家其本身都不能保人心俱有知識俱有天良何去何從豈難自決自今爾等遇有邪教蠱惑鄉村須避之如猛虎切勿近也防之如毒藥切勿飲也且以毒藥

害人者有常刑以猛虎獻官者有重賞若爾等約會鄉人執匪送官豈不有大賞乎其有入教之人果能悔悟及早自首卽以所傳經卷刀棒等物繳官可以免罪執獲教頭並可得賞此正爾消劫獲福時也從匪則受戮出教則受賞榮辱生死在此關頭不可不早爲定計矣

諭中州諸生代周學使

爲諭令諸生勸化鄉愚無入邪教事照得大河南北向有邪教滋事今已掃蕩驅除本院仍出示懇切告誠誠慮法網稍寬餘氛未盡不可不究其終也豫防不密芽孽復生不可不閑其始也必令諸生宣示鄉村者以諸

生讀書明理深知邪教陷溺之非目擊邪教蔓延之害
故欲多方勸化一以傳百俾正盛得以勝邪焉蓋天下
無不可化之民與民遠者化民難與民近者化民易使
一二化衆人難使衆人化衆人易旣入於邪而後化之
難未入於邪而先化之易古今之定理也大吏去民甚
遠親民之官莫如州縣然州縣於窮鄉僻壤究未能家
諭而戶曉之又未能朝勸而夕勉之諸生與民比屋而
處耳目甚真有邪教煽惑地方鮮有不知士者民之望
若早以披肝刺骨之言告之鮮有不聽者彼鄉民旣以
先入之言爲主又以旣覆之轍爲鑒雖百邪匪甘言以

誘之豈復爲所迷惑哉夫息邪說正人心士之事也國家禮士至優且渥爾多士豈不思有以報之若能解散邪匪亦報國之一端也且俾愚民免於刑戮若拯無知之孺子而出之井中其修陰隲甚大是取科名之梯級也邪說不興則兵革不試爾多士與居民同享承平之福於無窮又保身家長子孫之遠計也至督令多士奮勉奉行以勵學校而厚風俗則教官不能辭其責本院將考其勤惰而甄別之其各敬承無怠

論中州各州縣修理名墓

代周學使

照得瀍澗東西之界帝王所都天地和會之區聖賢代

作故中州所轄名墓最多

國家敬禮先朝追崇先哲採樵申葉修墓給資所以培
本原厚風俗報千秋之明德勵一世之頑夫也茲恐日
久防疎雨穿石泐或來牛蹄之踐致驟馬蠶之封甚者
堂斧陷有深坳碑碣埋於叢蘚荆棘滿地怨恫在天凡
行道之子共傷若守土之官不問

國典何在使臣恥焉特諭該府州飭令各屬照通志所
載歷代名墓一一查閱有無損壞及時修理詳報以聞
諭中州州縣節孝詳建總坊代周學使

爲表章節孝彙建總坊事照得芳揚彤管詩傳取節之

詞光耀紫泥

國有旌閭之典在昔舊章不著名書太史之編於今新
例重頒恩准總坊之建蓋欲留貞心於不死亡類俗以
俱純雖寒極亦可生春俾衆擎較爲易舉也乃大江南
北業雲集而籲陳獨清澗東西未風從而舉報恐窮鄉
無多間見致苦節終古沉淪抑或奸胥壅於上聞有司
疏於下訪匹婦不獲使者憫焉特宣諭遍告遐陬使窮
櫨均沾

聖澤何拘乎百名以上百名以下同鐫金字於貞珉不
論在千里而近千里而逞盡出寶光於苦海但遺珠固

宜搜索而殲鼎豈可混淆倘非類濫竄其中則孤貞羞與爲伍屬目而干夫共指盜名欺世難免口誅舉頭則三尺有神受賄徇私定遭天譴爾多士分應採訪該教官職在闡揚情各布公事宜核實其聞風而砥行無覬顧於巾幘之人當指日以明心或焚疏於神祇之座庶乎玉無石雜蕙與茅分堪慰冰魂不汚

丹詔倘書吏榮飛帙而挾詆許士民遮前馬以呈詞立卽重懲勿爲後悔並仰各學開明年例曉示閭閻咸使聞知無有遺濫

代向欣然經畧擬射入金陵示論咸豐甲寅九月
詒讓府轉遞未

否 知列

曉諭從賊人等知悉照得順逆之理不明乃從逆而犯順生死之關不審則有死而無生然死中若不求生豈得謂之智士逆後苟能轉順亦不失爲良人我

大清國賢聖之君六七作涵育之澤二百年誰無天良豈甘從逆多半廝脅而不得已耳今賊惡已貫盈勢已窮蹙兵各逃散戰必敗亡被害之家爭欲食肉已據之地無不離心直隸之賊四十軍旣殲除而殆盡湖北之賊數十萬亦勦絕而無餘誣天則天滅之侮聖則聖誅之毀神則百神會合而羣擊之關帝顯靈於天津真君

顯靈於江右觀音顯靈於武昌爾不聞乎賊之指日滅
亡已可知也爾從賊者之與賊偕亡亦可知也爾等將
坐以待斃乎抑欲於死地求生路乎如欲求生莫如殺
賊爾等被賊裹脅令爾父母妻子離散本是深仇今又
減扣軍糧人人怨入骨髓乘衆心憤恨之時振臂一呼
糾合起義有不雲集響應者乎若以倉猝之間圖其府
焚其宮取洪秀全楊秀青韋昌輝等首級直如探囊取
物持首開門以降高官可得厚賞可邀豈惟免死而已
此真轉禍爲福之至計建立功業榮耀祖宗忠義之聲
流傳萬代即在此時不可失矣本大臣開誠布公示爾

等求生之路求榮之階從之則吉背之則凶何去何從
立當自決遲疑不定後悔何追特諭此論不一定財入
好

代張小浦京堂招降石逆諭

丁巳六月時傅北王欲殺石逆自金陵經

城逃脫故乘此諭之京堂寫數十紙設法以達賊
中有禱門程姓者力勸其降爲他賊所阻以達到
遲也

爲明白開導以指示生路事照得識時務者俊傑也能
補過者君子也遇窮知變者通也去逆就順者福也自
來悖逆之徒罪惡滔天類皆頑冥不靈不可言喻惟聞
爾僞翼王石達開者在昔曾匪倡亂之始勢由彼脅非

出本心於今僞主翼貳之時志欲歸林復萌悔意本京
堂姑爲爾指方便之門示生全之路可乎爾亦思粵西
起事之匪今存幾人八載之內皆作刀頭之鬼也爾亦
思江南擾亂以來今據幾郡五年之間不出彈丸之地
也爾亦思我

大清聖聖相承二百年深仁似海今

天子明明在上億萬衆勁旅如雲加以敷天共憲薄海
同仇圓勇驍騰義旗颺舉爾屢戰屢攻能勝之乎爾恃
橫據民夫爲兵搶砲擗鋒死者奚啻百萬衆皆烏合能
有濟乎爾恃劫奪民財爲爾強索橫征又逼擾害村鎮

怨入骨髓能久安乎僞北賊旣欲殺爾洪僞王又欲殺爾爾能孤立以自存乎矯謠上天天必滅之毀亂聖道聖必誅之虐慢百神神必殛之現至罪惡貫盈天誅已及之時爾能逃乎是則爲爾深籌熟計除及早投誠別無生路不待智者知矣況聞爾素封巨族世列衣冠何忍始終背畔

國恩負義同於梟獍也又聞爾小仁小惠尙有天良亦何忍始終荼毒生靈噬人同於豺虎也如謂騎虎難下一經歸命恐致自投網羅則殊不然我

皇上寬洪大度全以子惠元元爲心爾能歸降設謀破

敵靖四境之烽烟免羣黎於鋒鏑經本京堂會同各帥
保奏必將原爾之情憐爾之才赦爾之罪用爾之能小
之不失富貴大之可建功名自來悔罪投誠取富貴而
立功名者指不勝屈諒爾亦熟聞之矣今本京堂披肝
推心明白教示欲生爾也欲舉爾也爲此諭飭諭到爾
卽自揣自思皆之則死遺臭無窮聽之則生身名俱泰
就得就失何去何從大計早決勿遲勿悞此諭

代何根雲官保擬射入金陵示諭

丁巳十二月時
克復鎮江乘牘

圓攻
金變

爲曉諭從賊之人立功贖罪以圖保全事照得從逆則

凶天道之昭然也作孽不活人事之必然也然逆後可以轉順者謂之補過死中亦可求活者在於知幾計爾等從賊之人有甘心叛逆自投賊營者有被賊裹脅漸爲彼用者現已如魚在釜如鳥在籠被脅者獨不思雪恥報仇自投者獨不思出險遠害乎爾亦思我

大清國厚澤深仁爾祖父安居食福二百餘年爾忍終背之乎爾亦思我大軍萬騎如虎千艇如龍加以億姓同仇義勇四起爾等能當之乎爾該粵匪誣天天必滅之侮聖聖必誅之毀神神必殛之西南二賊久亡東北二賊旋滅舅如羅大綱等該如黃生才等皆被顯戮豈

非天殺之乎爾亦思往年起廣西據湖北之賊幾人尙存爾亦思前年擾直隸侵福建之賊幾人得歸爾亦思前日鎮江克復賊奔高資幾人得脫爾獨不爲之寒心爾獨不爲之變計乎本大臣嚴以除害必欲盡誅寬以居心不忍多殺不能使爾等漏網可先爲爾等指迷爾等惟有糾合同人共圖義舉乘黑夜之餘焚僞王之府或生擒以獻或斬首以投凡僞安王僞福王僞燕僞豫僞侯不與同謀者盡縛盡殺開門出降功莫大焉爲首者立得高官爲從者以次受職豈惟免死而已糾衆起事何功不成成功之後萬民瞻仰萬代標名何等體面

何等榮耀此去逆效順之機卽出死入生之路轉禍爲福卽在此時建功立業亦在此時爲此諭爾等從賊人等知悉爾等如有負丈夫志氣具豪傑胸襟者必能體本大臣一片婆心乘時舉事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聽之則吉背之則凶何去何從立當自決倘有遲疑不定同遭屠戮後悔何追特諭官保同函稱善聞未行

一執送僞天王洪秀全或斬首來投者爲首賞四品
官爲從以次酌予官職

一執送僞安王福王僞幼主或斬首來獻者爲首賞五品官爲從以次酌予官職

一執送一燕一豫一侯或斬首來獻者爲首賞六品
官爲從以次酌予官職

又擬小論一道

告爾被脅人世受 大清恩承平二百載厚澤更深仁脅
恩而從逆豈得列人羣 憐爾被脅人離親別妻子使
爾擔砲子不得回里廬大化不思報豈復成丈夫 怪
爾被脅人甘心信邪說誣天天必誅毀神神必滅罪惡
今貫盈東北自戕賊勢窮不知變豈得謂明哲 傷爾
被脅人日在危城中大兵現雲集指日克金鏞如魚已
在釜如鳥已在籠死中不求生豈得謂英雄 生路如

徇求訂盟約同儕夜焚僞王府朝提僞王頭開門出投
降大功誰與侔高官立可得芳名萬古流此言如不聽
骨燭無人收

代十閩義民約會齊舉鄉團檄文

咸豐庚申冬

爲遠近齊舉鄉團同心防患以保身家事前見兩浙義民傳檄到閩所言賊匪殘忍剖孕蒸嬰洞胸剖腹慘毒萬狀令人憤恨久之又言庚申二月杭州失事上半城人思逃生以致房屋十燒八九居民十死七八下半城人皆出敵見賊卽殺賊死無算而受傷者千百中不過一二可見畏避則死膽壯則生也又言瑞將軍激勵將卒克復城池殺賊如麻滿兵傷者甚少張軍門援兵追賊賊從餘杭富陽臨安一路而遁被民團截殺無遺賊犯長興百姓聚衆數萬殲賊殆盡可見賊之伎倆無多

不難堵禦殄滅總在大眾齊心協力耳吾聞本有民團
近因賊踪日遠撤而未聚又或倡言募勇不肯實心籌
辦試一設想汀州之變賊因無備乘虛而來無一家不
被淫掠無一鄉不被搜括辦團練者生乎不辦者生乎亦
可以奮然興矣且吾閩之辦團練較勝於浙者有五事
焉兩浙風氣柔弱攻守戰鬪非其所長吾閩風氣剛強
鳥槍刀矛皆所素習一也兩浙殷富富人多畏死貪生
閩地瘠貧貧人肯拼命出力一夫拼命萬夫難當二也
兩浙人好遠遊在家者少吾閩人多務農在家者多農
人閑暇講武壯丁之多奚啻數倍婦女赤足亦可荷戈

三也浙地平曠堵禦頗難吾閩崇山峻嶺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四也兩浙多大村鎮賊來即可得食吾閩若守險要賊無處可以覓食以飽擊飢殺賊較易若抄守兩頭使賊不能進不能退可以化爲餓殍五也有此五勝而又人人齊心家家同志不務虛名不求漁利何賊不可殲除何境不能保守哉爲此傳檄遠近俾各州各縣各鄉一例通行檄到無論城鄉公推首事各團各境自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齊出操練教師公僱旗械等用公捐探有賊至約會鄰境共守險隘以壯丁之最勇者居先要思賊一入境生無可逃則有力者共奮矣要

思賊一入門家非我有則有財者不吝矣如何設伏如
何包抄各就形勢相機而行勿推委勿鬆懈庶境有磐
石之安人無流離之苦毋貽後悔願早綢繆此檄

計開團練章程

一各州縣無論城鄉在本里設公所公推賢董事任
之

一團丁應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齊出抑或按戶
派出與衆熟商公派立一合約爲據

一鳥槍刀杆家藏者各執各器其無者應公製給用
事平仍歸於公

一團丁自保身家不給工食技藝公偏教師乘暇學習俱令不妨本業

一每十人立一頭目每百人立一隊長董事擇技藝稍優者當之

一各勇技藝董事每月閱兩三次擇有長進者酌賞之

一旗幟器械火藥賞勸探信僱教師諸費各就本境勸捐董事收藏支用每月開明捐數支數張貼本里以示無私

一隣境必須聯絡探明賊踪已近卽共守險要勿誤

出守險要派定若干人應按戶輪流離家較遠應
給工食克前鋒者亦宜有賞

一死事者公給葬費其家無以爲養者或令有力行
善之家歲給以糧家擎則事易舉分年則力亦紓

貴池縣志夏遵道遺書辨

池州府志列傳載夏遵道字奕山貴池人洪武間任池州教授與黃侍中觀爲姻姪建文卽位薦爲講官不可靖難兵起侍中草詔詆斥成祖遵道遺之書曰燕王高皇不能殺青田不能治天意有歸未可難也及成祖入南京收覲姻姪僅罷遵道官不加罪遂隱尖山侶漁樵以卒按池陽考古類編載侍中答遵道書層層駁斥此必遵道事後僞作藉以脫罪耳侍中國之大臣遵道雖姻戚敢遺之書使貳於叛藩哉其爲僞書無疑而卒以此自全亦明哲保身之士矣

武康縣志羅尚忠被誣辨

武康舊志卓行傳載聞仁任平湖教諭有門人駱駿曾督學南畿時平湖令羅尚忠有叔在南以窩盜繫獄因與仁深相結久之輦千金求仁致書囑駿曾出之仁固拒既而尚忠以考語相陷按浙江通志名宦傳羅尚忠字孝可青陽進士令平湖爲政清簡執法不撓比自南根陋規洗刷殆盡捐俸立義田置義塚後擢給事中又按明史周宗建傳與給事中羅尚忠力剔奸弊忤中官中官魏忠賢也尚忠爲人本末如此奚至行賄撓法如舊志所云者且學院非決囚之職士族鮮窩盜之家利

害如果切身則急迫求援何能遲之又久囑託尙須轉手則從違莫必肯先與以千金揆理甚乖揣情大謬修志時隔有年代採事者誤於傳聞遂乃載訕謗之訛言玷卓行之列傳抹倒青史誣枉名賢如之何其可也今從刪削時余受聘纂修以此辨質之武紳皆稱允當并稱聞略倚勢欺隣相傳有謀佔民房等事可見
羅公之彈劾至公

信乎執法不撓者